



服部誠略  
述一部

東京影相記三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3





文庫11

A1908

3

行刺月八第年四廿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東京

奎章閣叢覽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目錄

新橋鐵道

芝増上寺山内

附

楊弓肆

索駝師

水茶店

洋書肆

附

雜書店

新繁昌記

第三編



萬世橋

附

住吉踊

弄珠師

街頭演史

機杼

新橋藝妓

目錄終

柳田泉文庫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服部

誠一著

新橋欽道

芝口有一橋曰新橋。雖不甚長，欽函為橋，而橋無一脚。欽柱為欄，而欄不用木，乃架欽橋者獨此。一川耳。下流曰汐留，流雖不甚廣，係舟行窮處。墨陀之花，芝浦之月水，游追興者皆發水路于此。橋上之人，橋下之舟，車馬輻輳，船舫鱗次，亦為繁昌一地。欽道即在于新橋之南傍，汐留之右岸，寬地瀟灑，廣數十步。





木柵為域，自開園圃，于欽道間，花卉數株，綠樹幾根，紅霞流處，人繫鞍馬，翠鷲抹，迎客待，出車園中央，有石室，曰停車場，鑿石而為柱，磨石而為壁，精巧美麗，不異彫，一大石，以為層樓，欽道發基源於斯，過芝濱，經高輪，而出於品川，背後超御殿山，濟六鄉川，而及川崎，此地亦有停車場，橫濱車與東京車相遇之地也，踰鶴見，則乍神奈川，自是頗係險路，鑿數十丈，山埋一里，程海直左，抵達橫濱，每驛設停車場，而任客昇降，專為便裡，便車場皆，雖盡美，就中以新橋為巨臂，樓上則官局，樓下則客室，々亦有二等，上等者，席

敷，耀諭，兇子，羨麗，下等則次之，客買小標紙為證，有川崎某月某日等數字，因其所之記，其地名，值有上中，下三等，下者三十錢，中而六十錢，上則一圓金，斯者自東京至橫濱之值也，毋驛山，里程異，值先納，後昇車，如車式，則前輛為蒸氣，輛備石炭水機器，御者坐前面，車尾有鈎，以牽客車，一火輪車而約連七八車，客車亦因等位，有好惡，上等者如亭棚，毛席華麗，坐卧安適，感榻玲瓏，炭烟不到車中，人憑窓而左顧，品川之海色，右瞻神奈川之山光，忽山忽水，山又山，水又水，奇觀變移，坐為橫港九里，程之游步。



瀛靛鳴傳笛音石炭薰噴狼烟号鈴鏘々人昇車号  
 鈴又鏘車即發自朝六時連夕六時一日往來凡六  
 回實着人飛翼之妙術而貸商利脚之奇技也一回  
 約載二百名商買居其八分商買之損益閱一步之  
 遲速有一步早而及車未發一步遲而車已發為係  
 千金之損益者故有驅馬車來者有飛人車到者三  
 群五伍幅々轉々自西自東無來不來者無載不送  
 者千客万態奇姿妙粧不可得品評盡衣着唐棧髮  
 如蜻蜒者皆纂取都俗立中間得利者曰纂取身纏羅紗姿似官  
 吏者必通辨光頭放輝不用夜燭者財主之游畫鳴

也。亂髮掃麻必披雨衣者儉父之回橫濱也。阿洒落  
 之處女主游樂詣神奈川大師々々元無用信心甚  
 薄生意氣之書生名遊學參高鳴坊在橫濱近項築娼院觀音  
 々々曾有情歸意最深通客傍藝妓腰乘小猴從且  
 那尻來番頭五六手代六七此中朝往夕歸者最為  
 有益庸醫之訪病家十分奪肩輿貨而所費不過其  
 半且有神速之便貧賈之奔商事一朝典地券證而  
 所贖不超其夕全有利足之益甲乘有利乙亦有益  
 欽道乃利益之驛路座頭上京亦自此欽道四民雜  
 造男女混淆少年挾阿娘喜與玉臂摩只恨紫袖隔

新編昌記  
 第三編



肌膚下戶怖與醉客接最厭酒暈衝鼻孔乳婦大尻  
三人囊坐痴叟一屁數人嗅臭一榻十名各異其趣  
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有閱新聞者有吹草  
烟者或笑談或議論車內真為小旅館

一榻老婆交腰手巾裹頭白禪既古帶鼠色蚤屎恰  
為紋阿娘連臂外套藏尻緋襦猶新虱卵未全印一  
婆道距今五十年前婆始十六花顏雲髻紅袖翠裙  
携情郎手游步通街適見和蘭人入朝羅紗猩々緋  
之筒袖襦袂就中髻深馬鈴唐人敲鈺妙鉢來皆道  
形似人間心如蓄生屎與尿一時不通且脚不屈伸

驚歸而告之爺婆爺乃刀商也爺歎曰嗚呼不為武  
士真遺憾身入武門而斷彼唐人于一刀下聞唐人  
常食牛豚骨軟如斬大根振腕語婆爺沒以來世間  
一變寶劍不如菜刀武士不如鉛鏗末孫為小猴于  
橫濱商館年季既盈閱唐物店變不亦大變乎刀商  
孫為唐店主却為唐人生活云爺若聞之必可曉昨  
非也婆幸長命視這沿革今又乘蒸氣車詣大師不  
假藜杖不倩街輿熟想昔日視唐人謂蓄生者乃日  
本人之寐語也婆若得復旧年必為負操婦南無大  
師如來添白髮為玄髻信屈腰消皺波再開十六春

新編



又願假唐人、大智、授紙幣、降自天之妙術、自非借大  
師冥福、如何一得、咸南無大師、々々々、阿娘胸裏  
合掌、肚裏祈念、今日參詣、非出于娘意、全由娘誘導、  
大師若有靈、可必賜冥福、金釵玉櫛、連緞子帶、不日  
買得、又與裏坊少年、日相遇、馬車蒸氣之便、尚為緩  
冀通電信機、常相語、大師如來、必勿欺娘、方今有欽  
道、便祈願必得、日參亦非難、南無大師、小斯坐前榻、  
低頭竊覩、祈念南無山神之靈、起大風來、請翻阿娘、  
紅裙、生活辨天、願拜奧院、請開其紅帳、請現其玉躰、  
末十分視盡、鳥鈴忽鏘然、早已達川崎、婆娘一群下、

車去

二商相對、僥後榻、年皆垂、四旬春情未衰、美服盛飾、  
鬢髮整理、甲乙屢出、時辰儀、觀之、金皮晃々、金鎖累  
々、蓋非計時辰、暗誇于人、也、甲曰、余每日乘四時車、  
到東京、依八字車、歸橫濱、適與君同車者、已連旬、君  
何多事于東京、乙飾詞曰、母住都下、久罹病、余因商  
業、多端、晝間不能顧之、故侵夜侍病於枕頭也、曰、君  
母既沒、余亦會其葬、果又有何母、曰、細君之母也、曰、  
君有養母、何不養于家、况病乎、曰、非彼實母、乃義母、  
其實則他人、故異其居、君亦有何故、奔走都下乎、曰、



余有偽妻于都下。親暱既久矣。雖九里相隔。未曾一夜異衾。噫。欽道之便。若非有之。余豈能盡愉快乎。聞西國有遙眼鏡。能見山背景。商法一中。千金以買之。馮其花顏。常可相見也。又有吸千里水器。名曰吸水機。高法又中。千金以買之。浸之。其紅唇。遠可吸其唾也。閑化事物。無一不便。乙曰。君思偽妻。奔余愛義母。行。虽同侍其側。心情甚不同。偽義亦雖同其音。意味甚相異。閑其正與不正。其優劣如何。甲曰。聞君義母未過二九。適與余偽妻同年也。君以為義母。人視為偽母。余以為偽妻。人認為義妻。暗唱義者。却無義。

寧稱偽者。自生義。何則。偽亦非可惡。今偽字。乃為人。余為彼謀。彼為余勤。互盡義心。自生真義。不亦理屈乎。義亦有難分。之。乃如羊下。置我羊。能食紙。最食我紙幣。終至。食我命。是非敢僻論。君義母。若加。不。一字。可歟。或與余偽貿易。則兩皆可得義。君固為偽母。相親。則誰敢容疑。余亦為義妻。相暱。則人必不異。是所謂智者之發明。何必讀橫文。而後為學人。雖曰未學。自必謂之學。二人論。闕笑。一少年自側。下評曰。義與偽之議論。畢竟皆歸。妓。一字。合之。則參議也。非余輩。餓鬼。所能及。顧問之一婦。時正到。鶴見車脚。暫止。



婦笑曰妾雖不知文字終知國音官等之到東京亦如到鶴見

鷲合羽三四人蝙蝠傘五六人肩行李懷算盤一新  
以來之商人田舎間中之才子一鷲叩老蝙蝠曰想  
君輩東與之糸商歟余輩則上州之卯紙家也近年  
橫濱之不景氣絕無奇獲如往昔余獲大利不可再  
遇也蝙蝠曰鷲之撈奪君曾能經驗乎曰是余之本  
業不待言余當開港時輸若干卯紙值適沸騰而十  
倍元價千人會亦非可及一朝而為巨万富當時  
會芳原橫濱花街亦曰表原新築五街樓館互競佳麗曰岩龜

曰神風曰何曰何余有所狎大娼一名悅余過實情  
義已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朋友不知其如  
是余與一妓約本妻與他捨權妻百金以積夜具千  
金以裁袿袿衣粧鏡臺鴛鴦枕連盃盤茶瓶畫印余記  
紋景况實謂余閨房可矣又構外宅於羽衣坊一樓  
數室門戶深鎖玉花儘開一姬一婢百事如意方端  
無妨宰予晝寢莫人誅之何暇能思故鄉本妻二夜  
宿妓樓一夜泊外宅酒戰闌時游步遣興從者有幫  
間小姓有少妹賞月于野毛山納涼于波止場擲金  
如雨心裡頗覺春光暖囊中忽知秋意寒况近養蚕



節期再會飄然歸家余欲復施奇策網大利奔走東  
西集卵紙豈圖卵紙拂底值三倍前年隨謀隨思欺  
君子以其方况毛唐人乎捕百虫來乃取其卵雜之  
於蚕卵製若干紙輸之于橫濱將以收奇勝一治一  
亂運之極卵紙值追日低故托之於賣店欲暫待  
其時店主驚來曰深藏之於幽倉中適因連日陰雨  
卵皆產生始聞之錯愕視之又錯愕虫形全非蚕有  
毛虫有裸虫蠹々蝶々充滿一倉內余聞又錯愕蚕  
卵忽變禍卵禍非降自天自下其種也蝙蝠振翼曰  
余曾見卵紙浮於吉田橋下是乃君災物歟曰果然

余軍畧大違忽遇債鬼襲來余失糧途謀之于愛娼  
暱婦彼既聞余大敗視余真如毛虫嫌余也如疫神  
不曾顧余々終落魄於橫濱若以初度大勝速止干  
戈金城猶不虛今由瀛車視異人智固非余淺智可  
能欺其實如遭彼欺終失祖先由來之田宅一家離  
散身如無藉兒至為人荷卵紙蝙蝠曰君勿歎既往  
又有得僥倖時余亦曾買鹿糸飾以擬最好糸一欺  
彼赤鬚余不敢再計奸故餘潤猶存忽寄口於乙耳  
低声小語今亦輸生糸數十駄近聞生糸有景氣將  
待時釣大利商法詭道在始如處女終如脫兔君有



良策可共謀其利焉曰有々百事泊某旅館可議也  
 一漢眼光如鷹面似撈兒傾耳竊聞之肚裏攸々以  
 為自欽道成來百商忽聞物價余輩殆將失產今日  
 聞之者如得金蔓海岸何番英商某頗欲生系余竊  
 知之先聞此價而後問彼價余振空手立其中間欺  
 此罔彼則胸算正有若干利彼輩僉父已屬余網獲  
 獨喜獨笑不覺瀛車已達橫濱是所謂簞取者歟  
 某新聞云鷲鳥高飛抵雲霄意氣揚々睥睨都人一  
 鳥擲揄道汝智雖能築五層樓余可能上其屋頭屎  
 也余住汝頂上笑汝下愚汝智未能知天高一童撐

鯁籃曰若智能奪之乎若勿慢言若未知江戶政稱  
 東京乎若以曾翔旧幕天之心亦誇九重天乎若觀  
 市街新繁華猶可知其世勢也余乘輕氣球昇蒼空  
 可<sub>レ</sub>能攫若々失其羽翼何以能飛余無羽翼能<sub>レ</sub>可飛  
 千里也一鷲道今世多智者非我智可<sub>レ</sub>能及應遷僻  
 地騎耶僉父啞々嗚々向山手而去云爾余亦以火  
 輪車可<sub>レ</sub>壓超千里數猛虎夫所以得人無翼飛千里  
 之奇術者因有瓦的氏其人始發明蒸氣大智也此人發明  
 蒸氣機閔而後智者次之隨用之於農工隨用之於  
 船車其餘智溢世界波及我日本智不亦高大乎若



無瓦的氏都下亦不能見今日繁昌智不亦盛大乎  
實謂開化之本尊文明之始祖可矣火輪車之為奇  
巧雖山川高低之險路可能由鐵道通也鐵道者敷  
砂石開一長路々敷二條鐵埒以銜兩車輪平直一  
線填坑谷穿丘陵山之高者穿隧道透之川之深者  
架橋深濟之一道必置二條鐵軌一道以往一道以  
回使二車無相擊之憂也數里設停車場側建一望  
臺々上揭旗為晝号懸燈為夜号車中人望旗燈知  
安危前途若有險則懸紅燈紅旗報之車輪之疾行  
如飛在車中者彼此不能認面目一時行四十二里

一分行十八里是其概畧也方今日新橋至橫濱之  
間費時辰十分蓋以里程短不能十分放蒸氣故甚  
緩云然一時而往返九里程至其神速飛鳥固不及  
走獸也不如可能與天狗頡頏也聞天狗者住最高  
山頂朝洪長崎夕到箱館一瞬間能飛行數百里不  
用一器械而疾行如此者蒸氣機關亦不及歟或人  
曰近輓多天狗住都下者容兒似人而意氣甚驕巧  
施魔術妙吐妖言見在己上者如痴鼠遇猫悄悄々  
消其形見在己下者如猛虎嚙狐洋々乍高其鼻以  
知漢字尻孔孟緣讀橫文鼻英米到無人境則得意



極而伸其羽翼飽誇耶愚漢或有住官林結巢於高  
 樹者其危險如累卵若遇大風乍可墜落也是所謂  
 上氣者豈可敵蒸氣一分乎天狗或皆降秋葉山而  
 散住四方乎何其多員蓋一新以來遭剝奪其祿爵  
 飢逼而就食於人間也其最下等者終降至地下羽  
 折翼破浪々有挽車者云

增上寺 附揚弓肆、索馱師、水茶店

芝之中央有丘陵山曰三緣山寺曰增上寺深樹繁  
 茂翠雲埋掩自有如靈物憑大伽藍聳于深林間高  
 龕巍峨尖塔屹立丹碧交輝薨楹相接壯嚴之美建

築之麗固冠都下寺域子坊未刺無慮數十劃然為  
 一小郭而不曾許庶民縱覽當時野納頭多於西瓜  
 之頭佛香烟駭於瓦窰之烟百僧千侶坐糊口於諸  
 侯供米而和尚尊大反有如振權於諸侯上者昔日  
 何沙門之盛維新以來官廢棄舊制雖祠地寺域皆  
 使納地稅且抑制僧侶之特權大小侯伯亦為華族  
 而減畧舊例如供米不過百分一或有全廢止者於  
 此僧侶之失米櫃者頗多正是極樂之夢覺遇地獄  
 之難飢腹枵々殆將渡三津川誠心始念南無阿弥  
 陀佛幾箇餓鬼無布施可得糧途有始入佛學直欲



任教導者有終入商門全脫袈裟者或有得自由反  
別耶須且僧有妻之哀歎或有度引導密鬻銅佛之窮  
策堂院荒蕪殿宇破壞阿彌陀去坐借與之於會社  
釋伽佛避席供附之於兵營蓋歐臚衲出聖僧之秋  
歟此地於此有新繁昌之起焉往年黑木尊之開帳  
也人之賽詣蟻集蠅屯雜商開新肆於前門兩側有  
賣傀儡者有買錦畫者估筭櫛售球燈貫團子握酢  
飯其間又挾賣卜先生內地則皆為新街或伐樹木  
或移花卉有割烹亭有蕎麥庵連馬真目鏡櫛比併  
列娘誰開茶店娘何起弓場滑稽師小戲場亦次之

近輓置大教院域內益繁盛如弓場茶肆與淺草寺  
頡頏

弓肆連場阿娘窈窕妖粧盛飾紅袖巧招客々多  
全閑娘美醜客固非學射專係挑阿娘肆号競風佳  
曰梅林曰藤岡曰何曰何店鎖紙障々心不糊處有  
寸許儘許人偷視而不敢用偷視三錢之罰法客有  
視之直食艷語乍術媚笑欲以要虜之與彼妓局格  
子前一般相似室內無贅物剛弓七張柔弓八張矢  
箇六七羅列腐書生連臂而彎嫩少年接腕而發商  
賈亦往焉僧侶亦往焉飛箭如雨亂羽為林霏々紛



々、拙手以争巧，百發百外，何用彼有的。一客忽挽起紅袖，纖々左手，可以壓丈夫之右手。拈弓摘箭，著箭於鼻頭，弦盈羽飛，一發一靨，一中一媚，百發百中，捨矢如破。娘揖讓，曰：「姊未知射法，特彆以發耳。」偶中者，如千人會中，復不可期。如官輩，則君子之射也。正己而後發，雖不中，亦不遠。姊豈可敵勇士，腕力乎？書生曰：「僕伸己而後發，臨彼有穴，雖不覷，必中。」娘適起，拾散矢，容忽覷其尻，發尻，肥大，雖充的場，巧避，妙脫，不曾受一矢。曰：「娘公天下之英雄也。戰必勝，守必固。僕拙射，敢避三舍。」一漢戲曰：「妹君射術巧，則巧

然非實用，小可不遇活物，未曾施秘術。如夜戰，百發百中，箭子盡而後止。妹君若欲決輪贏，乘暗夜可戰。姊原也。娘曰：「姊弱的受君一箭，巨尻能可斃箭鏞，如用黃金，姊不戰而服役。雖觀音之臂力，不可敵金鏞也。腫僧容，嘴曰：「係觀音事務，固僧侶之職。頭圓則心亦圓，僧不敢施暴行。余箭非金，非銀，亦非鉄，特磨天然銅鏞，以可能破彼大的。曾試之於神明，又驗於愛宕。况芝新觀音始開帳者乎？」娘笑曰：「棄舊採新，方今之流行，雖古為朝難敵。今砲兵娘乃新的，非金鏞，豈可能破乎？」他僧挾梵音曰：「休々，非余輩愚僧

新繁昌言 第三編 三十三



所及自稱新觀音者多是古寺之廢佛此這觀音乃古窟之怪狸幸可免誑罔眾客哄笑擲弓而去數客擁桶爐屢喫烟不曾執弓箭是亦挑夜戰之壯士也娘向一人曰竊聞頃者携千代本弓牌那話兒觀演戲於新富坊何等快樂真可羨曰錯矣係是官員某事僕未曾知如此愉快娘曰君勿秘風聲疾于箭早已傳他耳娘占筮亦巧于弓占必中曰勿怪時昔不得已為伴耳娘如有意僕能前驅近則債馬車遊向焉乎遠則乘銜道到橫濱乎弟從意呀在娘指点他臉曰君臉有臘痕衣袖亦腥果知昨夜之戰血

未乾也如與君同車內亂忽鼎沸必不免彼復讎可畏有菓商常遠偶來強欲賣之娘亦從之一俠客嘲曰娘公每日食新蒸薯猶不飽偷鯪鯪娘脾日生肉今不菴於尻後恐為巨曰娘故笑曰曰者精米之要具尻如為臼可坐食而鼓腹娘尻元屬米櫃賣以易米衣服亦產於尻一尻以能養數口其肥大不亦宜乎曰然歟曾聞尻之運動疾於箭亦宜矣々々々

山門之南有花園係素駝師某新墾伐深樹崩高塢以開一勝地幅員百畝地勢方形竹垣屏內柴門斜



閑入則豁然風烟自擬淺草與山雜木扶踈衆草蔓  
 蕪四時莫日不花開梅林數株橫斜交枝櫻樹幾根  
 馥郁散香海棠欲笑棣棠又嬌杜鵑花吐血君子花  
 添紅牡丹之富貴菊花之隱逸錦繡織於雨綾羅飄  
 於風如盆卉陳之於架上千花萬草鬪奇競異青兪  
 青綠兪綠石嘗粘石三寸秀蟠松傍竹一尺抽鳳尾  
 蕉對麒麟角立霸王樹擁美人草坐萬年青可保不  
 老壽百兩金似表子孫富叢又叢林又林近輓移自  
 異域來者亦不少焉中間數架則野花爛熳幽香可  
 愛芒尾花招女郎花來觀音菊媚曼陀羅花笑牽牛

花司早晨鼓子花報正午漸勝花泣露紅淚自滴雞  
 冠花帶霜朱頭正重石竹幾叢挿之以桔梗淡紫濃  
 紅交加雜植真奇觀矣園裡叔亭建榭浦洒以待客  
 々借榻喫茶者投數錢而去園側有溫泉佳麗香潔  
 足以洗愁腸又設小烹亭於其傍自為鼎足之高社  
 交際之盛不敢私寵斷  
 園右又有小丘綠樹掩背花木繞腰之字之小坂蜿  
 曲達頂是亦新聞之地也頂上因奉遷西京丸山稻  
 荷名丸山茶店數椽架丘開竈丘面西南眺望豁然  
 相武之海總房之山坊巷之碁局邸舍之犬牙盡萃



於目下客倚欄遠望有支願者有伸頸者窺西眼鏡者曰三柱危檣立而不動者帆前船之泊呂川也一帶黑烟靡而如飛者火輪車之過高輪也西方之山黑而圓者目黑不動綠而密者海晏寺也遙翠一髮如有如魚者伊豆之大嶋也尖碧駢列半斷半連者房州之鋸山也薨瓦巍々聳於蒼空者第一銀行樓在其左者遠遼館也牛肉之紅旗馬真之白帝晃々舞風此處衣桁轉倒敬袍果知懶婆拾虱兒彼方烹樓飄飄緋禪或想通客挑藝妓按摩師踏牛屎滑倒於前光頭拜地韋馱天乘人車仰轉於後畢九朝天

赤羽橋頭竊癸尿人選卒自後視之嗚呼危哉罰金一朱々々々々新橋街西婢捧鰓籃茫然立觀狗咬接其々不知乎一鷺乍擄取數尾去婢錯愕仰号泣於旻天一鴉又飛癸尿恰入婢口東京之鷺鴉惡哉々々三嗅而去

一捻靨痕先迷男魂三片艷語暗促茶價大娘道請來小妹道請愁少年向娘觀一觀低唱曰思積兮於丸山今朝來觀雪見酒詞歌娘忽挾口絃沉々々即應唱曰融而悅兮胸之中容曰娘心如冰解其次亦何解娘微笑接管吹烟觀他顏於淡烟中曰水淺則



揭裳抵深則解帶又何解正是妖狐誰知漢々將陷  
淫窟魂乍飛涎乍流恍然如夢寐恰與愚夫放鳥鏡  
時一樣探懷投金徐々說曰僕無日不怨娘店已連  
旬今而始知娘真意春風如有情可誘我於巢窟娘  
既奪金又曰夕陽已欲沒暫可待客散也少年助娘  
有如何用  
共俱疊茶竈店已既閉一婆來曰今夕有某約娘可  
速歸少年曰直從娘所之曰生憎今夕係父親年忌  
似有私言母親不敢許他遊請復期他日劇然拂袂下  
山去前之恍然忽變茫然失想又是似獲魚脫掌飛  
醉客跟々衝店前入曰口大渴娘公請賜冷水一盃

小妹捧滿碗曰官請可來憇此榻客撫娘背曰遇君  
得不憇乎已水已茶又飲又喫如巨鯨吸潮立傾七  
碗顧問老嫗曰僕雖探妻之日久未有適僕意者此  
地或無好別品乎曰有々連小娘中婦一束七圓乃  
至十圓任人擇採官如有意嫗能周施曰舉動之嫗  
娜容顏之美艷年紀格向有如娘公者直可賤之故  
執娘手道風姿真可愛嫗換茶呈菓想奇貨已曰這  
兒已十六若有誘之之春風將令靡嫗僅三口不敢  
貪多量分米為我子生活果有良緣官請為謀之客  
偷他眼飽食球糖盒中餘數粒勉開笑顏曰如僕



者如何。母公允之。娘君亦從。曰。所敢希望也。娘一走告之。於老爺直可結約。曰。今夕官局之當直。明日公退。餘復來可談百事。必期午後四時可待也。娘胸悻々。娘顏欣欣。相顧相喜。容色圓貨。投道終以代茶價耳。二人又顧又喜。客遂期再會去。娘道今日何等幸福。我家已生金花一圓。茶代最過今。可推以知官富貴。躍然發色。則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一錢銅。

書肆 洋谷舖雜貨店

文華之明。於今為盛。書林之富。古所未聞。英書日船。佛藉月渡。支那獨逸。又相次蟹行之書。蚯蚓之字。煥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譯隨而刊行。連神書佛經。紛々蘊々。積以為培養人才之一大藪。即倍親荀子之生。慶而醫治文盲之藥院也。自古無人不由此藪者。老聃由是而出焉。孔子由是而出焉。天竺釋伽由是。是猶太耶蘇由是。演史家出焉。滑稽師出焉。娼妓微妙之口說。藝者洒落之艷語。亦出自是。千技百藝。無不出自是者。藪地之繁昌。亦可知也。然矚眼於萬國。書而施教於普天下者。藪中之大先生也。借智於伊呂波。而卒業於衣破西者。亦其顯伴也。故文化之盛衰。以書肆之多少。可證之。方今書肆之數。追次繁



殖稱老舖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孫店不可算數有  
 賣洋書者有買雜本者有發新版有鬻古籍有曬書  
 肆有貸本店本街橫坊比々連戶是因讀書人多致  
 此大繁昌也學問元在弘智識々々闕明則多所發  
 明々々則書類日新又日新自今加十年現在之書  
 或盡委屑紙家一友諭余曰如子新繁昌記固無用  
 書先為屑紙必矣此書若不賣子又何以糊其飢口  
 余曰亦何憂焉亦何恐焉及余書不賣時都下繁昌  
 亦必一變余書忽為返魂紙又可能記將來繁昌也  
 書架四壁一縱一橫掩之以玻璃戶朱皮屏立洋書

之烏裝櫛比表題皆鏤金字晃々射眼正面安置維  
 波斯德刺氏之大字書左則修身論右則万国史地  
 理書究理篇位置整齊如讀本的源語利連一二三藏  
 之至其四五以上本肆所未仕入蓋以讀之者少也  
 伴頭少知橫文小猴能諳表題一自負生坐肆前曰  
 近船有何新本伴曰有々々直抽出數冊積他面前  
 客每冊翻數葉曰此密爾氏英之經濟論僕既諳之  
 巴哥氏英之文明史亦既吞之如區々雜書盡蓄藏  
 於臍下又何為新本伴更抽出一冊曰此雖小說人  
 皆讚羨實可稱今仲麻呂客受畧閱之小猴在側曰



學士眼與常人異歟何故倒讀客曰僕眼為夜學生  
 微翳矇朧不明如洋書往々易誤順逆即轉其端曰  
 此米人某氏所著某書也僕十年前已既閱矣伴忍  
 笑曰恐不然此近頃日本人某於倫動所著之書也  
 曰不然々々因人名字書證之曰彼書未載我國人  
 何由取其證小猴又容嘴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客  
 憤曰僕洋學生何受教於腐儒書曰然則波計々々  
 々々  
 三十書生羅紗纏身時器在胸意氣昂然來問曰紐  
 約克合衆國之都府出版之某書有耶伴磕頭曰無々々

客曰何船來遲乎伴傾首曰癸兌日月係何年記曰  
 昨因英人某氏新聞紙知之聞自香港支那海有電  
 報伴曰新版之流行雖速未如電信非敢後船不來  
 也曰某書如何曰若未聞曰佛國外史已成歟曰山  
 陽先生既沒久矣或又生彼國乎曰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彼亦或有山陽伴問曰閱洋人某氏新聞有耶  
 蘓又降誕我國之說愚生本來淨土宗決非邪宗故  
 未曾知舊約書敢問山陽若再生佛國耶蘓三生亦  
 不足異近頃教官頗說國教於祠地寺域或為防外  
 教歟曾聞耶蘓非人間真乎天主之子耶蘓若果降



我國百日說法實恐為一放屁是愚輩所深把憂官  
 洋學大牙子有豫防之之究理乎否客莞爾笑曰是  
 非余所及無已則有一伴曰願謹受其教客揚々說  
 出曰余雖未學我國教猶為學士畧知彼西教耶蘇  
 之道亦非無虛偽試舉其一二證之彼人而自稱救  
 世主者其虛一也彼曰能醫育聾者命門生為伴育聾而治之者歟  
 其虛二也曰受刑於十字架上而償世人罪者其虛  
 三也既有三虛何足盡信曰然則歐米各國何以奉  
 其教也曰彼道盡歸於天是或所可信歟上觀天象  
 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非天主而可能為乎

如空像拜之無其威權侮之不見所恐特歌之有聲  
 耳豈有禍福生自銅欽理乎論其本性則銅像亦不  
 異一箇藥罐西國以此等言自為卓見然溯其原皆  
 歸於天如我神教先耶蘇既說之久矣乃萬神御於  
 高天原是耶天也故萬祠安置一白幣未曾祭空像  
 儒云獲罪於天無所祈是亦天也佛云慾界六天色  
 界十八天無色界四空處或亦言天乎大道無一不  
 歸天者特如拜空像未免野蠻陋習也雖然非可敢  
 廢之隨世開化蒼生自知其道教化固任人心所向  
 可教而不可強也人智漸明則不知不識從天道也



必矣。始信觸首而及，鯛頭又及，牛象頭次及，彼空像其上，則及人像，昇其極，則天也。天之明鑒，無所不及，無所不照，雖為隱慝者，天忽知之，非如敲空像，無所恐者也。世人能知之，則豈有弑父與君之亂臣賊子乎？國民皆歸善，則智亦開，智開則無後人，後弑其賢者，况有受外國人使役者乎？人各獨立，則國亦全獨立，國能獨立，則國益富，兵益強，我皇國亦至此始可謂遵天祖大神遺訓也。國民若有此強力，則雖百耶蘓降，不能入我國，是即維持國教之大旨也。伴驚曰：大先生說，非偶言，先生懷其妙說，何不導

國人曰：有教院在，非所可。余輩未學，容嘴且人有衣食住，而後可學道。余亦貧，未能支已，飢口何遑能教人。一伴欠伸曰：先生僻說，聞而已倦，而巳。睡々亦醒，而言未畢，即謂之拙。拙國音說法乎？噫，可憐！一日拙說不當一錢。

一老生悄悄來，佇立肆隅，低聲問曰：有文典耶？小猴曰：比尼阿氏文典歟？加堅波士氏歟？並有孰可？老生有惑色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傍註，便可伴曰：彼書未有附我國字者，或翻譯書之謂歟？曰：以橫文譯歟，或以漢字歟？曰：官言轉倒，譯橫文，即用國語使初學



解其書意而已。官若學橫文，何又用國字？曰：不及煩  
子辨。洋書獨摺古，亦足伴一喝。曰：本肆專賣洋書，不  
鬻如小學讀本者。官請問之裏坊，小書肆客又悄悄  
出而去。伴伏笑曰：五十以學洋書，可以莫大成矣。  
貧書生挾洋書一大字書來，曰：僕有事故，駭歸省是  
疇昔於某店所買，且賣之。伴執算盤，動數珠，曰：定價  
五圓，既屬古本，余除之四分，現金一圓。若不滿官意，  
請幸謝之。生錯愕曰：此書未出十日，紙閱數葉耳，裝  
未垢，紙未毛，一圓不亦甚低價乎？伴曰：洋品之值專  
關新舊，不獨書籍，万物皆然。為官不可動其定額。曰：

請與一圓半。僕非敢貪多。伴曰：請謝。生卒收一  
圓而去。一生又來，曰：某字書有耶？曰：幸有。雖古則古，  
如新本，然價僅四圓，亦甚廉矣。生即買而去。老伴翻  
簿曰：此書元出自我，復歸我，而又出，又復歸，而又更  
出。貧生亦商店之一器械。汝小伴必勿侮貧生。小伴  
低聲曰：朝買之一圓，而夕鬻之四圓。汝大伴必勿欺  
愚生。

雜書滿肆，一面陳列，前易賣者，後難賣者。羨本麗冊，  
枕藉重疊。倭書而寫洋畫，以喜童子；眼者地理、天文  
之手習文，洋籍而附國語，以扶晚生。智者經濟修身



之獨學問。某大人所著某先生所譯書目招牌，飄然  
翻風。傍有新開紙，又有雜聞誌，如官等一覽表，東京  
新繪圖，披以挾店前，併和漢洋新成益競新。昨日所  
發兌，今日已陳腐。一醉生，跟步蹒跚，立指壁間曰：此  
教育劑之招牌，彼究理丸之標札，仔細記功能於其  
下。洋人製藥，或唐人傳藥，賣藥非必如功能表  
有功者，恐與藥舖薰麝香於旧藥，擬新製者一般相  
似。伴頭含怒曰：是非藥品，即新版書目，官有兩眼，猶  
不見此數字乎？曰：誤矣。然則與淨瑠璃大夫之  
看板一樣。伴曰：某先生輩所著譯，皆係人才教育之

大道，侮弄亦甚矣。客曰：伴公勿憤，夫教育以醫文，目  
治痼，聾為大音，猶明醫施良藥，謂之教育劑，不亦可  
乎。此則不然。偷數章於某氏譯書，裡抄幾說於他著  
作中，百方收拾，漸集為卷，以附隨意名。雖某著其  
實，非出自己肚裏，則己所未知之書，教化何及人。禮  
義德行，非我職。天理人道，須他問。無功亦無毒，人若  
疑，可讀而試也。彼拾於文明史，技於地理書，集譯以  
下，勝手表題原意，所不了解，則挾支那文字，漸為拙  
文，於曖昧中，彼此皆所謂因人賽錢，敲鑿口者也。畢  
竟為世人非著書為家族，將買米偶作奇文，如演史



演史家一  
虛說

家拾寸種於雜書吐出一大虛談有誰盡信之苟學  
士而為之何等欽面皮汝伴頭鬻此等書何等大愚  
眼讀之者亦何等文盲人伴曰商賈唯在利何管世  
教化官且去曰人之大道非玩物是故尊其書本朝  
之賴氏宋世之朱熹或英國之密爾氏雖其著書多  
未有如偷他說糊己口皆改正其謬誤增補其闕遺  
以為其完璧是後學之本吉也現在偷人文章以鬻  
其糟粕等雖街道挽車者不為之伴曰理則理然如  
評他細君之美醜費百辨無一益况官有何學力  
言者腹必空虛君請去客欲去又顧曰表紙美若春本何曰

某氏所著用文章曰汲竹部源藏之末流者歟  
寺師曰此之他偷書家文雖拙事雖小寧以為可陳  
其後者何等書小猴曰世俗所謂伊呂波譬曰余又  
論其可否曰休々々真如文盲視牘官亦伊呂波譬  
中之一人  
一箇和尚頭戴洋帽身服釋衣而腰纏倭袴現開化  
顏本未有來曰神學論有耶曰有々々古事  
記日本記舊事葦茅何佳和尚曰謂一冊以可能說  
教者也曰某氏所著有十七條畧說曰可矣々々冀  
以若干釋書換此一本伴曰如梵書方今絕無值雖

新編 第二編



大般若六百卷二束三文僅十卷何及一小冊子請  
 加之數錢和尚催淚曰請聞愚僧一片言此書藏室  
 庫幾百年一歲一閱以為萬民救災禍近頃官置教  
 院愚僧亦列教導一分經文唯為糊口誦一夜室經  
 為人言矇朧立枕頭曰嗚呼吾梵書兄弟空蟄居庫  
 隅不覩天日已有年一切經一切屬無用涅槃經和  
不生不滅涅槃唯如睡佛典之廢為萬國一贅物且  
 聞有破佛論吾等兄弟又寄身於何處汝為我守護  
 何不憂之父母不受一片引導既葬蠹魚腹千恨日  
 深方感月滿自終為虛空藏寧不如陷屑紙一為世

益兄念南無阿彌弟唱妙法蓮華愚僧夢覺錯愕謹  
 追想當初連護摩燒味嚼搗幾方僧侶生活於一部  
 觀音經况千部万卷之梵書乎縱令為書肆死亦不  
 忍使受辱紙屑商手伴請恕之大儒在側閱支那新  
 聞忽說出曰噫和尚慷慨宜矣々々我儒書亦然古  
 來大小學校皆屬我四書五經自洋學流入本邦來  
 中庸見晒於曬書肆論語見縛於蜘蛛網偶雖或遇  
 恩顧者其值比昔日減幾倍或時受辱於英儒或時  
 被擲於佛書或轉賣各處不異一野妓今時書生聞  
 口曰儒道迂遠畢竟未讀經書又未知其道也若橫



讀論孟其道何與洋儒異稱漢學者僅以翻譯文學為足歟至其譯書多意味所不通意味若不通不如無譯惟天下書生先讀漢書而後入洋學果為活用學士如佛教亦專施實行必有裨益是與君輩林生所同感慨雖欲不歎得乎伴少有才突然挾一論曰官等何識見隘何肝膽小書肆繁昌如此書生茂盛如此有讀洋書者有閱漢籍者誦梵經說神譜各自出之書拘招人心故儒而可穿新論佛而可鑿新說立指俳優給金表曰良役者俗稱俳夫出自後隨世

閱明益以後出為善大道則舜臺也百世決不變書生則俳夫也來世必可巧書籍則狂言也將來最競新苟有學才不論其學派可裁新狂言也議論紛然已過三時小猴摩睡眼曰狂言已闕先客請出後客請來

万世橋 附住吉踊、弄珠師、街頭演史、機換

万世橋在于旧筋違亦都下新繁昌之一地也鼓譟樓除石磔豁然開一寬地而架大石橋長約十六間幅及七間奇巧佳麗全躰積花卵石至脚為兩亭形一亭之間約二十六尺橋下不礙行舟觀底面則如



巨石懸空似甚危而甚固蓋編稜石為義形載物愈重則愈相嚙之理也表面則平坦如磨一大砥以為車行之便欄干亦建石柱彫磨自在為木材不易為之巧遙望之則恰似架鸞鏡故人呼曰眼鏡橋俚諺云約之不可期如俟石橋之腐敗此橋則非天地傾覆不可腐敗万世之名實非偶然也橋口開三义路中央則車馬左右則通徒行路心作龜背遍敷白砂粲々皎々又設水竇於兩側雖霖雨無一滴行潦路傍則栽花木或稠茂或扶疎白梅與紅櫻競嬋妍青柳隣丹楓鬪婀娜而開大園於熱鬧間春之芳雲

秋之彩霞行人絡繹於錦繡幕裡一路右折連柳原自之至淺草橋之間代古柳平高堤而栽雜木於河岸風景幽美自為小墨陀之觀維新以來雖新築之地不少未曾有繁昌之速如此建築之美如此是非有人民進開域之盛力豈能如茲乎川流則神田川上流曰御茶水下流過柳橋合隅田川舟楫之便為最多矣舫舸相脚楫權相擊橋下常不斷行舟日躡違者四通之心軸而行人雜道車馬輻輳南則步日本橋品川者西則向本鄉牛籠者東則淺草兩國之往来北則下谷千住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故橋畔



雜商連露肆殊為諸伎人之淵藪

長柄晴繖開小蒼天於街頭頂捧白幣檐張紅幕二人携之而立其下片標敲繖柄三絃代鼓角櫓々錚

々和為一種曲兩三活佛扭手帕括額連手而舞列

踵而踏一人而如有六手六脚三人一舞調子甚輕

世傳往昔臘僧掃住吉祠前偶然相集而戲為踏歌

是其盪觴稱伊勢音度者蓋此僧輩之未寺歟伊勢

有津保伊勢津有伊勢能保津此是旧詞曲近來脩

飾其声一新其手奇曲妙調斜其兩手而舞如紙鷲

戲風蹇其一足而跳似傀儡隨絲其間帶滑稽其際

挾俳態捻腰撐裳而形阿娘掩面帶刀而罵情男娘

負男道投身於桂川則旧習之事娘負男固開化之

新樣將航蒸氣船沒於大洋乎忽有人於後沈大洋

而葬魚腹亦旧習之弊何遂渡異國不果偕老之約

男道昔日之長右衛門不知橫文借到海外難為習

字師終斃於道路而已曰色之伊呂波則万國同一

寧賣阿半為洋人公之愛妾可謂適今世女流之閑

化娘忽振頭打胸曰迷雲全霽量簡大愛娘以十四

年身與四十四年之男情死不免蕃夷之風共止死

為永訣不如互求其適耦男也然义手道身見阿娘



放懷無一朱楮幣又焉能往到底不能脫死神娘乍  
冷笑何男之白痴不及女兒遠矣女則一媚十圓騙  
撈兵卒足奪二三圓况勅奏判之三官乎男而無才  
者不出挽人車之外方今物皆移俗亦換勝五郎起  
挽初花之車且那降拭家來之鬻一僧跳出曰寧脫  
質髻止桂川之曲廢蕩樂坊為辛抱人而不如娶真  
女房哩

竿頭揭一角招燈紅帘晃々飄於燈頂小鼓劇搥三  
絃急調一伎人出而跪肩結蓋襪手操烏箱初說白  
其所為名目說了開蓋示空箱於衆道十日所見相

內空虛誰敢容疑今傳送何物於這相供眾覽觀者  
交踵眼一注伎人不知撈兒切巾着去已將施伎又  
鼓又絃欲為猶不為一婦捧破扇音乞文久錢一孔  
吝者僅墜一孔錢乍隱於人後而避之何思撈兒亦  
潛於己後有欲抽懷袋恰與買安值物却失錢者一  
樣攤錢兩拋合線一百五十文伎人漸而起身左手  
捧箱口嚼一扇右手以打胸一打觀者唯注目其箱  
不知早已挾一物於指間開扇又白何物來將入這  
箱翻扇數回忽探箱揉出一條紅旗次又白旗隨出  
隨捲請見一物又出自這旗線香傳火則地火鼠噴



火花突飛狂奔人皆錯愕讚聲四鳴其伎有數件或  
 跣足渡白刃徐徐移步脚不曾撓人見其險莫不喘  
 々恐其傷疽或吞曲尺或噴活魚其奇其妙真如有  
 幻術為有魔法然世謂之弄珠師最後出一新奇安  
 置小瓶於大道中央瓶外不見一物有焉放聲宣白  
 瓶有三萬億土之極樂形虽然小可能容一身始蹇  
 右脚臨瓶口旋入又容左脚忽沒半身唯現其首耳  
 既而渾身全沒瓶中僖父目驚魂消伎人早脫此處  
 去到居酒店濁酒三盃以恸一日之勞人尚守瓶俟  
 其出久矣皆道何極樂之遠何歸來之遲伎見伏笑

道極樂非遠揭杉葉

都俗揭杉葉以

又六之門

面對小机手弄扇子而麁服垢漆三百六十四日  
 光頭於白日鼓口以糊口者誰乃街頭演史家螺吹  
 先生是也其所說雖不異唾壺大地之說非說法家  
 之拙法所企及何則人樂聽而不睡奇談妙辯縱橫  
 說出忽怒忽戰或守或攻使手使目叩膝扭腰勇聲  
 罵英雄弱樣形臆病莫戰態不盡莫武風不極概以  
 大閤記德川史為常講頃者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  
 日本多平八郎與関羽張飛等大戰於矢鳴壇浦平  
 八郎執五間三尺長槍一回能刺初敵數人恰似貫



團子名其槍曰團子丸一勇將又現出大喝一聲呼  
 間柄十郎左衛門揮一尺貳寸大刀為百人斬聽者  
 評道一尺二寸不可謂大刀先生忽飾過曰但其幅  
 處々有空隙凡觸刀者雖鉄石無不斬一刀斬十人  
 二刀斃十馬漢高祖降其軍門佛拿破倫屈其脚下  
 一人忽發怒声曰歇々々何虚誕之甚一戰而自日  
 本飛支那又跨佛蘭西者何乎先笑曰汝井蛙輩何  
 能容嘴余說則開明之軍談汝竟見徒固非聽而可  
 解曰有何確論以為然曰此是戰爭之洋行  
 繡屏彩障以開小露肆區阿七吉三等繪額肆前列

數小鏡一觀值不逾半錢一男一婦手中單頭立其  
 兩隅說其所寫事蹟非語非歌別為一曲節男唱婦  
 和應声牽絲花園覆為月殿宴席轉化閨房一唱一  
 褒聽不飽觀不倦了童蟻集稚女蠅屯為減煨薯炒  
 豆之半費名之謂機板或有馬各國大戰者或有摸  
 古今人物者或復讎者或情死人伎則雖小伎與吾  
 輩赤貧活計不異然至其機絲與我危險大異矣彼  
 牽美觀之絲糊口我因織醜之糧絲保命米商為第  
 一連薪商菜商皆有恩借絲一絲若絕數口忽餒嗚  
 呼危哉或道士亦有開機板於活路者問之則懸便



絲於權門繫糧絲於要路以為一機甲牽其手乙曳其脚跟々踰々漸移步就活路又與渡一條軟索伎人一樣蓋代地眼傘以蝙蝠傘至施已術渡與頼人扶步之懸隔則其危險非同日之論也商亦有繫商絲於財主牙僧之間為機振者申若放其手乙若離其脚直傾墜於餓鬼道其活路不亦險乎輓近身代限之多或亦機振之絲絕者歟多是糊口於機振中

新橋藝者

余讀長恨歌至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則未曾有掩卷而不三歎白居易之

作此歌也在距今一千有余年之上而既然矣噫美人之跋扈於世也千古一轍万国同軌實有如合符節是非敢用其筋力非敢因其材藝所以其跋扈之源由則特不過於容顏之一血囊自古以這一血囊能為可驚駭之事者往往不慙矣大則傾強國堅城小則覆田宅倉庫亦非敢為其困苦非敢勞其肝腦所以傾覆之之器械則僅不出於鴛鴦之一雙枕今人猶觸這一雙枕而破其產喪其身者比々甚多矣彼恣溶解所傾覆之國家而洽潤其父母親戚故生



一美兒則借雖為所獲小豎以維持一家即至  
重生女亦非無理之事方今熟視都下之風習  
十而八九滔々皆是也至其甚則中夜生子遽  
秉燭而覩之恐其不為女子幸生女則其父母  
以欲為之糊口之一心養育之三歲而欲其鼻  
高臉低七歲而欲其目涼口小十歲而欲其髮  
黑面白二七十四而欲其語媚笑巧二八十六  
而欲其腰細臀肥凡抵自乳臭薰香粉之間不  
曾見教貞節唯所令勉之學課則彈三線之絲  
耳是即鬻其美之學問也男兒亦樂美人之美

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雖着哆囉人雖纏布袍  
奴其情一般相同日獲四銖則擲於四六妓司  
娼妓下等曰四六店獲八銖則投於中等娼樓  
蓋其價四六及也獲一圓則與於名娼院中至一圓以上則運歌  
妓於掌上而不知殺無二生命之幾今噫盛哉  
妓藉乎或雖口能吐議論者夕嘗愛妓之唇而  
朝議國家之大事其名則虽鞅掌於國事其實  
謂為愛妓賜給金可矣於此前之三歎者益感  
而益深然余輩貪生所歎則未觀娼妓之美未  
嘗歌妓之味特驚於別品流行耳蓋不傍面八



目則又可謂不免嫉妬心者也。夫東京之大都會而無處無歌妓巢窟。其妓藉之繁昌。日月盛大。非吾拙筆墨可能得而狀也。當今其巢窟之最繁昌者。曰柳橋。曰新橋。曰芳坊。三所自為最足之勢。如柳橋。其巨臂而既有柳北仙史之誌。其文極金玉。而其事則明詳。一柳橋而可謂盡闔都声妓之風俗。雖然。妓姿之情態。客子之游風。由其地勢自有異同。割烹店。游船家。亦然。故因通客之口碑。而聊記兩三談於此。固不其文。獨拙不免其疎漏虛誕。既徵之實驗上之財主。

則以余書為妓街之一唾粒而已。亦其所也。余耳幸有守不知為不知之語。於芳坊詳後編

新橋與土橋之間。則挾一條川流。而為歌妓之巢窟。右岸則曰二葉坊。曰久保坊。左岸則曰金春。曰板新道。其他散居于表裏者數十戶。一般稱之謂新橋絃妓。近來煉石之建築。及于橫街裏坊。金春之妓。過半移家于右岸。而拓新境于二葉坊。烹店船宿亦興其間。而更為一熱地。曾住金春者。則姿色技藝位上等之中。而稱新橋妓藉之易牙。板新道。在宗十郎坊與八官坊之間。地勢屬裏。店板路僅三尺許。大小妓戶。



擲比于其兩側而絃歌如吼熱鬧似沸路上行人肩  
摩腕擊不能並四脚步其狹隘可推而知此是巢窟  
中之巢窟妓戶雖貧富冷熱相異其風俗太相同熱  
者住表街為小樓居冷者居裏坊營一蝸廬店前掩  
格子戶而必揭一彩球燈記名其燈面以為招牌每  
夕無客則上火有客則滅火以報其在否室內安置  
一大桶爐煖灰埋雪鐵瓶鳴笙壁柱光澤茵席瀟灑  
也與茶店船宿相似一戶一妓或有饒食離妓苟入  
妓藉之女皆極懶惰未曾梳一髻未曾縫一衣調絃  
歌理粧黛之外無所其業出戶則繡衣錦帶忽夏天

女之風姿舉止窈窕笑媚婀娜如昆蟲亦不肯殺之  
人歸家則寬袖悅中忽化俠漢之狀態坐卧縱橫話  
言驕恣似猛獸猶可能挫之徒平常學騙法於春本  
究幻術於情書斷不見有女子之行雖能拜祀阿岩  
稻荷不動明王而祈其冥福使役已父母如一箇奴  
婢子假寐欠伸於爐頭傍觀母親執薪水而不顧之  
神佛若降冥福於此輩則地球上無不忠不孝人八  
大地獄亦莫處刑之罪鬼妓家大抵無父親一母一  
子合一牝猫而一家三口雜居於一室內別設暗室  
於樓上以俟狎客々至則呼酒肴賣笑媚母能誘導



之於狐窟客一陷其窟則恍惚之雲遮於眼眷戀之霧鎖於心姿色追隨如影隨形寐則入夢寤則會思何時相離何日相忘竟搬運倉庫田宅而投其窟甚則有至產傾身冷而昏夢未醒者謹案上古有九尾白狐在支那變姐妃而亡殷紂王渡天竺化魔耶夫人而騙釋尊來我日本偽玉藻前而欲覆皇朝因明鏡之明德忽露其真躰潛身於奈須野原而終為殺生石余曾閱其記掩卷而震慄由之視之何處馬骨復化九尾白狐而誑罔人復還馬骨或為殺生骨可不恐乎可不戒乎近輓妓多為財主之外妾招客於

家而謀擄取常喰一兩客而猶不飽傍貪饒於茶店

比編所謂 船宿故張女王殿下之大門戶者往夕不

鮮矣古則散屎於田而肥芋子今則涵巨芋而肥其

田是亦一新之風化

不歌而舞於章臺不醉而戲於花園者謂之殺風景

觀無可笑事則游亦無可樂事故花與酒則車之兩

輪相合而載人於輿輦遂輓而可飲到飛魂消肉之

愉快國也苟有意於風流者則昏昏陶々皆乘此輦

而逍遙於愉快國羽化飄然不知楮幣亦飄然飛出

自懷世俗呼錢曰御幣入則飄然飛維新以降



百物換易。公侯在革靴。三顧妾於船宿。商賈繫鞅馬。一招娘於烹亭。待客之多如潮。酌於朝飲。於夕銘酒之池。牛肉之山無不醉者。無不歌者。割烹家之繁冒可知也。花月泉文競旗色。於金春鶴泉亦有並立之勢。近頃北川起新築。於其間大掉炭鰻大尾伊勢勘固留於鍋坊。而將挽回衰勢。賣茶亭興於戊辰年間。壓伏群亭。跋扈於櫻田久保坊。災後更起巨大洋風館。而俟吞亞細亞歐羅巴之兩風味。魚為西洋料理松榮大黑二亭。頡頏於二葉坊。而鳴名於芝口。如孤鰻自西陸。曾在古川岸遷居於三十間堀。將與水月爭雄。至其子

店孫肆。則比之連戶。而非指之可接。船宿亦鬧繁華。及築鉄道於汐留。皆移家其上流。而頗有新築之美。凡客之招妓於烹亭者。聽其絃歌。觀其風姿。而評論及其腰間者。少矣。故稍具女兒之鼻目。而練彈葉歌之一曲。專轉肥腰。以糊口者。見真乎風流客。下不閑化人名。甚不欲之。船宿茶店之客。則不問其為妓與不妓。特以轉一字為目的。妓亦倒之。而為玩弄物。自在可運之於臍上。  
有新哇曰。母扶兒脚步。初履今日步。成還使轉。妓藉之多。一新橋。而百五十名。其中步成而轉者。居十



之八九。有何等財主而能肥妓之口腹耶。一日余酌某樓。隣席有二客。盃酒數巡。待妓久矣。甲謂乙曰。今日絃妓之盛。自負尊大。不受三使。不命駕。且視初招之客。如油。與驕傲露。面應對。以鼻。畢竟是係恩顧。多顧者。果何人。乙打膝曰。一日瞭然。何足容疑。當大政一新之初。更置府藩縣。專登用人才。徵公議士。而商議國務。於此。昨日食。妻飯者。今日遇三顧。命脫蓑衣。穿錦袴。棄耒耜。佩金刀。而大小藩官。輻輳於都下。公然入上下妓院。而論闔都之妓事。擲金如瓦。意氣昂然。曠大才子。面於宴席。妓論涕騰。官游流連。妓員亦

有才子。騙君子。必以其方。三線之絲。結以製妹浦網。一雙之枕。並以建妻籠。冊小妓投其網。捕之大妓。鎗其。柵錮之。貪饕無飽。玩弄不止。兩三年間。而忽致妓院之繁昌。是其原因也。甲曰。廢藩以降。通才子全。散而散財子全。減如官收妓稅。一時如投一滴水於烈火。盛燄雖暫衰。數月而復熾矣。照之於日簿。不見有妓藉所減。其故何也。曰。昔日歌妓之得名。在其技藝。今則在其姿色。與媚笑。一夕之勞。足以償其稅。甲曰。官有嚴命。禁其密賣。雖歌妓不能恣鬻。春於枕藉。有何勞力。能納三圓稅。曰。母客非鬻之。必有一二狎客。



新纂昌記 第三編

而賜若干月金。一則係多才博識之官負。一則歸三井小野之番頭。余輩貧生，偶為一招，在算盤珠外之利。甲驚曰：妓院之妓論微妙，而盛大非淺學可能究。曰：妓院之牆也，數仞不才之貧生固非可覩見幕內之好。或有雖查官不可知之理。近來改稱妓院，謂極內省。

昭和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昭和陰雨

東京新纂昌記三編終

48-13757

明治七年八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010190532092



